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書評：謝列貝克斯《信仰的理解——詮釋與批判》 [Review: Edward Schillebeeckx's Geloofsverstaan: Interpretatie en Kritiek]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TENG, Yuan-wei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30 02:22:0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201

書評：謝列貝克斯《信仰的理解——詮釋與批判》*

鄧元尉

台灣政治大學哲學系哲學博士

一、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比利時天主教神學家謝列貝克斯 (Edward Schillebeeckx, 1914-) 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間撰寫的七篇文章。這些文章分享同樣的題旨，即探討信仰理解的可能性。正如保羅所言：「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 10:14）「信仰」固然需「聽見」（即謝列貝克斯所論之「理解」）才得以可能，但「聽見」亦須以「傳道」為前提。本書對信仰理解的論述，即主要聚焦這「傳道以致於聽見」的過程。因此，更好說它追問對信仰理解的促成如何可能，亦即它追問福音傳言如何可能。

這樣的追問導向對關聯法的思考。在此，重要的問題是：今天的福音傳言，在其特有的處境、以其特有的方式關聯起世人與福音時，是否達成了任務？謝列貝克斯藉由「詮釋與批判」這組概念描繪出他的解決方案。但為甚麼是詮釋？又為甚麼是批判？這兩個概念並未先驗地蘊涵在

* Edward Schillebeeckx, 《信仰的理解：詮釋與批判》 (*Geloofsverstaan: Interpretatie en Kritiek*; Uitgeverij H. Nelissen B. V., 1972)；中譯本：《謝列貝克斯著，朱曉紅等譯，〈信仰的理解：詮釋與批判〉（香港：道風書社，2004）。——編注

信仰理解的問題意識或關聯法的理論要求中。謝列貝克斯提出它們，除了藉此反省關聯法模式的有效性外，這做法本身就是對關聯法的一次實踐——將福音傳言關聯起兩股重要的當代思潮：詮釋學和批判理論。因此，這是一次神學與哲學的對話，這對話初步展現為：立足於福音傳言的旨趣，對這兩股思潮進行批判性的吸納。

依全書結構而言，前五章的詮釋學佔據主要篇幅，後兩章的批判理論似乎扮演修正性的補充角色。（頁 4）*但事實上，提出「批判」遠不只是為了補充「詮釋」之不足，而是在以詮釋為主軸的前提下，漸次澄清詮釋的批判功能，也就是指出神學詮釋學作為一種「批判詮釋學」的可能性。因此，我們與其基於詮釋與批判作為不同的理論旨趣而構思信仰理解的兩個方面，不如在詮釋與批判相關的基礎上，釐清整全的信仰理解意味些甚麼。

二、

在謝列貝克斯看來，神學本質上是詮釋學。（頁 167）神學的任務在於向世人傳遞上帝的啟示，此中介性的角色使神學家必須在啟示與世人間搭起橋樑，這牽涉到詮釋的雙重責任：對啟示的責任與對世人的責任，關聯法即是對此雙重詮釋責任的反思。謝列貝克斯繼承蒂利希（Paul Tillich）的界定，指出關聯法是種「問答關聯」：人類的追問與啟示的回答。（頁 106）而在今天，關聯法的首要疑難在於這追問本身是否還有意義可言。（頁 107）對追問本身的追問，使謝列貝克斯直接觸及關聯法所在論域的有效性問題，也就是自然神學的有效性問題。謝列貝克斯將之關

* 參《信仰的理解》中譯本。以下引用此書，皆取自中譯本，只在文中附上頁碼，不再列注腳。——編注

述為基督教的可理解性問題，亦即基督教的普遍有效性問題。（頁 110）但此問題並不應被理解成：神學家基於自身的信仰傳統而形成的對上帝的談論，預先決定了人的一切追問如何才是有意義的；（頁 113）亦不可說：神學家僅從自身傳統領承的啟示出發，便可有效回答世人所提出的一切問題。（頁 129）基督教的可理解性問題所首要意味的，乃是我們是否可在世人對自身的追問過程中找到某些切人點，使基督教對上帝的固有談論可以與世人的追問產生共鳴，從而使福音可以為世人所理解。（頁 129）換言之，我們必須在人對自身的追問以及人對自身追問的回答中，找到關聯所在。這追問反映在對人性之意義的追問上；這回答則體現為歷史中的基督教實踐。（頁 129-130）

這樣的關聯將在三個向度上展開：第一，我們必須確認神學家在今日的回答與既有的基督教實踐保有歷史的連續性，即確認今日的回答仍在歷代教會的團契中持存為同一種信仰回答；第二，我們必須確認這些回答確然可被今人所理解，即確認這些回答與今人對自身的獨特理解可以有所共鳴；第三，我們必須確認這些回答仍舊保有一種特屬於基督教回答的素質，即確認這些回答仍舊帶有指向終末的解放特質。

就第一個向度而言，謝列貝克斯強調詮釋與傳統之間的連續性。但詮釋的多元性迫使神學家必須確立正統的標準。最核心的一項是共時性的教會接受的標準，即接受其他地方教會並最終接受教宗的檢驗。（頁 96-98）其次是歷時性的比例原則的標準。各歷史階段的信仰經驗都依據該階段的社會文化因素加以表述，而為該階段的人們所理解。隨着社會文化因素的變化，相應的理解結構也會變化，但如果我們可以將不同階段的結構加以比較，就可以獲得

一種不變的比例，這比例決定了基督的奧秘相對於各時代的理解結構的關係，並因此而成為決定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解結構是否正統的一個規範性標準。（頁 84-86）第三是正統實踐的標準。正統實踐乃相對於正統理論而言，它強調正統的判定不可能在純理論的層次上為之，（頁 94）而是在實踐之域中才得以可能，這實踐並非預先給定的，卻必須在不斷更新的教會生活中被反復確認；一個正統實踐的共同体，便是那足以容納多元信仰表述的正統標準。（頁 93）

但這並不是要摒棄理論，而是突出理論的實踐意義。在此，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判理論典範性地說明了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謝列貝克斯所以選擇批判理論，理由在於這正是他所要的在人對自身之追問與回答的過程中可以與福音產生共鳴的關聯點，這共鳴之處就是解放人性。對人性的解放預設了人性備受壓抑的處境，在這意義上，批判理論關注吾人與傳統間仍存在着的交往斷裂問題。（頁 136）透過尋找歷史中匱乏的意義，即那不能再次呈現的意義，（頁 167）批判理論突顯出那深蘊於社會結構中的暴力因素，並使人們可望從這些暴力因素的壓迫中獲得解放，（頁 169-170）而此解放，也正是福音事件固有的核心意義所在。

就第二個向度而言，重點在於須確認世人確實理解啟示。但須注意，啟示的可理解性並不等同於啟示的合理性；（頁 113）可理解性並不取消福音的奧秘，它指的乃是福音確然可對人的生活產生意義。因此，神學詮釋學需要決定一些意義標準，以確保神學言說可以反映人的經驗，並因此而使人子耶穌的生命敘事可以繼續向世人說話。（頁 24、27）在此，謝列貝克斯討論了從哲學而來的四種意義標準，分別是結構主義的語言分析、現象學的語言分析、邏輯語

言分析以及語言的本體論。

這四種標準至終突顯出詮釋總是在一個向群體宣道的過程中實現的。神學詮釋雖然立基於過去的文本，但其目的卻是在當下建立一個交往的共同體。這就導入批判理論的洞見，因為批判理論對歷史的關注正出於重建當代社會關係的興趣。（頁 148）當各種語言分析的模式致力說明交往的可能性時，批判理論則有助說明一種以移除交往障礙為目的的詮釋實踐。（頁 4-5）在一切形式的交往障礙中，謝列貝克斯最為關注的就是對人性的威脅。這關注不僅僅是出於基督福音根本的要求，亦是為在此世紛雜的人生觀中獲得一個共同的要素，一個眾人生觀皆預設、卻無法予以概念化的領域，那就是否定的辯證法。否定的辯證法是一切意義領域的前理解——包括那四種進行語言分析的意義標準亦然。而且不僅是這些哲學標準，即便是福音傳言，也以此為前理解；對非人性的反抗，始終是福音的要旨所在。（頁 88-90、121）這將導致正統實踐在當下的標準就是：一切操縱人類自由、引發異化的實踐，都是非正統的。（頁 171）

就第三個向度而言，則觸及未來的向度。對謝列貝克斯而言，無論是詮釋或批判，未來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最為基本的時間維度。詮釋工作總是定焦於歷史文獻，但一切對過去的詮釋，都不只是為了在當下安身立命，更是要使我們獲得超越當下、改變現實的可能性。（頁 91）未來並不是一種遙遠的、可見但不可觸的遠景，而是內蘊於歷史中、推動歷史向前並賦予人解放盼望的一種趨向；是一種使人性朝向自由前進的可能性。當我們詮釋過去的文本時，與其說是回到過去，不如說是參與在從過去向未來進發的洪流中；就此，我們或許需要一種詮釋的動力學來澄清詮釋的未來向度。

走向未來的動力並無法在人身上獲得，而是需要訴諸於上帝的超越性；在這意義上，上帝的超越性就是人的未來。（頁 11-12）因此，人之得以對未來有所盼望，其基礎乃在於人與上帝的關係，這關係表現為立約的上帝對其承諾的信實，未來也就成為對上帝所曾經應許之事物最終成就的盼望。「過去」是一連串應許及其成就的歷史，「現在」則被視為是新的應許，並因此而是朝向「未來」開放的門戶。（頁 12-14）在這「應許—成就」的動力之流中，未來就成為現在的內在維度；（頁 15）基督教的終末論也就並非是在設定歷史的終結，而是將終末置於歷史之中。此一歷史中的終末的典型體現，就在耶穌身上。（頁 20）

相較於詮釋那蘊於歷史的動力，批判理論則以否定的方式趨向未來，（頁 154）它以否定的辯證法為動力，使我們獲得從過往和當下那阻礙我們前行的暴力要素解放出來的可能性。但儘管批判理論預期社會的重建，卻不對此作任何肯定的闡述。（頁 154）吾人固然可以理解這是為了避免任何肯定的闡述都有可能成為新的意識型態之故，但謝列貝克斯的批評還是一語中的：激進的批判否定性乃是使否定性成為新的偶像，並促成新的異化形式；他力陳，一切「無的哲學」都須建基在某種意義上，而不是無意義上。

（頁 166）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何以謝列貝克斯最後還是要強調，我們乃是透過意義的給予來反對壓迫與暴力；（頁 187）換言之，最終的批判力量，是以詮釋的形式出現的，而這正是基督教的詮釋的獨特之處——基督教的詮釋同時是批判的，神學本身乃是一種關於批判實踐的批判理論。

（頁 196）如此，詮釋與批判乃獲得整合，不是二者之任一，亦非二者間之某種關係，而是二者在正統實踐上的整全實現，方構成信仰理解的核心所在。

三、

我們可分為幾點來評論這本書。第一是形式問題。謝列貝克斯此書乃是一部關於神學方法之作，（頁 xxviii）但作為方法論的作品，本書的文集形式造成不小的限制。反映在內容上就是：儘管每篇論文反復觸及謝列貝克斯的核心想法，全書的論證過程卻錯失不少有待釐清的環節，既未在神學方法個別步驟的操作上有深入剖析，也未能提供充分的範例表現其方法應用，這一切都尚待更富系統性的論證理路來證成他的神學構想。

第二是對關聯法的運用。本書論域處於哲學與神學、論理與宣道的中間位置，在此，謝列貝克斯顯然關注融合的可能性多於其間張力，這份關注源於本書對關聯法的重視。本書的重要成就就是以一種開創性的精神賦予關聯法嶄新的界定。謝列貝克斯對關聯法的推進實乃走在延續天主教自然神學傳統的特定方向上，信任人的自然理性能力足以理解以人的語言表述出來的福音信息。他強調，對人的理解力而言，福音信息之從無意義到有意義，並不是恩典的工作；（頁 116）意義的來源在於福音信息之表述符合宗教性的語言遊戲的標準。

謝列貝克斯的說法很容易被詮解為他否認了信仰理解的終極可能性乃出於那圍浸着我們的恩典力量，而主張乃是理解發動了恩典。但事實上，謝列貝克斯的說法既不應被誤解為他主張理解帶來信仰，亦不應被誤解為他重理解而輕信仰。不過相較之下，他的確不是在關注信仰的發生，即神人相遇的那個拯救事件，而是關注信仰之得以發生、其在意義層次的可能性條件，這條件蘊於福音信息的可理解性中，亦蘊於吾人存在的語言性中，而透過教會的正統

實踐與批判理論，這條件獲得具體展現其可能性的所在。這樣的探索並不排斥我們還可在上帝的恩典中獲得其他的可能性條件；因為謝列貝克斯乃是探討信仰的可理解性，而不是探討可理解的信仰。上帝恩賜之信仰並不被世人之理解所限制，但世人之領承這信仰卻必須以理解為可能性條件。我們須明白，謝列貝克斯所以着力探索信仰理解的可能性，乃緣於在教牧的關懷下，就人所可以儘可能切合地讓福音與世界接軌一事上，探索世界之所以能夠理解福音的前提。沒有福傳的心志，對信仰之可理解性的思索恐將流於對個人認信理由的證成，卻無法促成那以捍衛人性、抵抗結構性壓迫為目的而結成的交往共同體。

以福傳為要，謝列貝克斯強調，人不可能在不理解的情況下皈依。但這並未取消信仰的奧秘，而是指所謂奧秘必須是「有意義的奧秘」。（頁 117）我們以理解福音傳言之意義的方式參與在信仰的奧秘中。此所謂「理解」，已遠非主客對立模式下的認識行動，而是吾人基本的在世方式，一切信仰都必須奠基在理解的存在方式上方為可能。謝列貝克斯將其探查的目光指向世界、定焦在人身上，專注聆聽世人的提問——且進一步聆聽世人對此提問的回答。這回答以人可理解的語言為載體，以批判理論的解放信息為內涵。基督信仰的奧秘乃是在如此回答的深處與人相遇，召喚世人。但不是召喚世人離開此世來進入天堂；有意義的奧秘總是在語言中的奧秘。謝列貝克斯的關聯法因此而籲求吾人：在文化中領承啟示，在人言中諦聽神言。關聯法對宣道者的首要要求，不在於對世人宣講，反倒是聆聽世人的宣講。除了教會所傳承的特殊啟示外，那些深蘊於文化之中，但傳述同一種解放信念的信息，亦是我們領承啟示的來源。

第三是關聯的適切性。詮釋學在語言的層次指出關聯的可能性，而實際與福音產生關聯的，則是批判理論。謝列貝克斯運用其關聯法的果效如何，端視其如何處理神學與批判理論的關係。謝列貝克斯在關聯於批判理論的同時，小心保持二者間某種批判性的距離，不讓神學被還原成神學版的批判理論。他避免將批判理論的洞見強加於福音之上，而是透過批判理論來強調某些既存於基督信仰中可與批判理論呼應的元素。這些元素約略包括：對人之自由的肯認、對制度性壓迫的抵抗、對社群的重視等等。不過，我們固然可以接受這些旨趣確可與福音有所共鳴，但在批判理論所針對的無意義與信仰之奧秘的意義之間的鴻溝，卻不是可輕易跨越的；這不是釐清批判理論所具有的詮釋學蘊義、(頁 162-163) 使之服務於恢復真實的意義(頁 169-170) 這樣的說法便可成就。關鍵之處在於，姑且不論批判理論並不保證解放的必然性——一種以對歷史之偶然要素為主要關注的理論當然不會自我矛盾地設定解放的必然走向的歷史進程——但僅僅就批判理論的實踐模式——精神分析——而言，已足以令吾人疑惑這是否可帶領我們走向與耶穌基督所宣揚的同一種解放。信仰的奧秘，既是「奧秘」，就不是「問題」；這圍浸着我們的生存氛圍，並不能透過設想一位好像可以站在社群之外的社會醫師以之為一個問題來檢查與治療。透過關聯法，謝列貝克斯找到批判理論；但透過批判理論，我們會獲得甚麼？真的可以獲得奧秘的更深意義，並最終得到某種終極意義嗎？(頁 195) 批判理論非但不保證這一點，甚至可能阻礙吾人通往奧秘之路。在哲學詮釋學與批判理論的論戰中，就已在這一點上對批判理論的構想抱持懷疑，而這也帶領我們走向第四點觀察。

第四，對詮釋學的吸納仍嫌不足，乃是此書有待推進之處。雖然他強調神學基本上是詮釋學，而不是批判理論，神學首要關注的是意義，而非無意義，但詮釋學的此積極角色卻未能在書中獲得更多釐清。在關乎詮釋學的論述上，仍主要視之為一種可操作的判準，為幫助吾人確認福音傳言的可理解性。關於這些詮釋學論述，若就論述內部的融貫性而言，他並未在多種意義判準之間建立起一種融貫的判準體系；雖然謝列貝克斯亦見到這點，並認為諸判準間的張力實乃揭示語言本身的特質。（頁 61-63）但是，作為一種方法論上的判準理當具有某種規範性，而不只是描述實在。若所倡議之諸意義判準之間便有着既存的張力，那麼，意義與無意義的界線將不可避免地趨於模糊。儘管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確立一個明確的界線，但至少須設想如何使這界線不會愈來愈模糊，以致至終在語言遊戲的複雜交織中消失不見。

跳出論述內部判準張力的問題，還有兩種張力值得深究。第一種張力在於，謝列貝克斯在此書似乎將語言全然視為人的語言——語言是個文化現象，對語言事件的分析唯賴哲學為之。但神學對語言理當有屬於神學自身的見解，是哲學的沉思所無法觸及的。聖道之成為肉身，應當在語言問題上具有核心意義，並被納入關乎理解之語言判準的考量，與來自詮釋學的考量分庭抗禮。這是神學與哲學間的張力，這張力固然在天主教的傳統中較不明顯，但若要在新教的論域中吸納謝列貝克斯的洞見，則吾人或應在這方向上有所深思。

第二種張力在於詮釋學與批判理論間的張力。這張力或許因着謝列貝克斯並未真正深入詮釋學的成果，以致在本書中尚潛藏着，但我們已可略微看到些許徵象，例如：

謝列貝克斯在知性上保守的步伐實與批判理論的激進訴求（尤其是革命訴求）格格不入，以及他與傳統的關聯顯然超過批判理論所能容忍的限度。

針對「信仰理解」此論題而言，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的張力極富深意，至少在兩個方面值得繼續探討。第一，二者之張力正可使神學在關聯起批判理論的同時不致被化約進去，而與批判理論保持更明確的距離。在這意義上，對詮釋學的深度吸納可扮演牽制的角色，使本質上更靠近詮釋學的神學可以站穩腳跟。第二，二者之張力在此書中主要體現為意義與無意義間的張力，但可將其推進，體現為從不理解到理解的那個福音與人性的相遇事件。當此書極力探索信仰理解的可能性條件並獲得值得讚賞的成果後，我們也許可進而針對這信仰理解的事件進行具體的發生學分析；而為達致於此，所需要的正是對詮釋學——尤其是關乎語言本體論的詮釋學——進行更深入、更細緻的吸納。如果謝列貝克斯可在吸納批判理論的同等程度上吸納詮釋學理論，二者間無以化解的張力或可在其作品中轉化為更強的尋求有意義之奧秘的動力，這動力使我們不僅思索信仰理解在語言上的可能性條件，甚至進而思索在語言上的不可能性條件——以一種在人言所不及之處的角度來領承神言。

作者電郵地址：wei.jade@msa.hinet.net

Review: Edward Schillebeeckx's *Geloofsverstaan: Interpretatie en Kritiek*

TENG Yuan-wei

Ph.D.,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In this article, I intend to summarize the question, main thesis and argument of Edward Schillebeeckx's *Geloofsverstaan: Interpretatie en Kritiek*. In these collected papers, Schillebeeckx attempted to justify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faith in the light of Paul Tillich's method of correlation. This correlation is a relation between the question of man and the answer of God's revelation. And according to Schillebeeckx, we can find the point of correlation today in terms of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He appealed to several theories of language, especially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posed four linguistic criteria, so that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s intelligible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ut hermeneutics cannot overcome the absurd abyss of meaninglessness which comes from the re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so we must appeal to critical theory to help us achieve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nature by way of negative dialectics. Accordingly, based on *Geloofsverstaan*,

not only we could clarify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interpretation through the dialogue of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but also integrate the interpretative and critical dimensions of understanding of faith in the community of orthopraxis.

